

蘇雪林和她的  
鄰居們

张在军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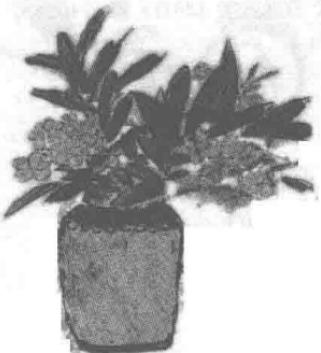


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

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

蘇雪林和她的  
鄰居們

張在軍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：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 / 张在军著.

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7.8

(叙旧文丛)

ISBN 978-7-5334-7789-9

I. ①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4010 号

叙旧文丛

Su Xuelin He Ta De Linju Men

## 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

——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

张在军 著

选题策划：徐建新 刘露梅 37967738@qq.com

责任编辑：徐建新

特约编辑：林志鸿

装帧设计：季凯闻

---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：350025 网址：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：0591—83716932

发行部电话：0591—83721876 87115073 010—62027445)

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：350002)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54 千字

插 页 2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7789-9

定 价 39.00 元

---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社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—83726019）调换。



张在军，笔名张弩弓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栖身岭南的“九头鸟”，游走江湖的地产人。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化研究，出版《苦难与辉煌：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》《西迁与东还：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》《坚守与薪传：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》《当乐山遇上珞珈山：老武大西迁往事》《发现乐山：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》《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》等。另有杂文随笔集《文化苦语》《真想来生做狗》《满天星》《花香笔不香》等。  
联系信箱：[zzj7294@163.com](mailto:zzj7294@163.com)

(本页插图作者：美国漫画家卡多那)

## “叙旧文丛”出版弁言

叙，讲述，盼侧耳倾听；旧，过去，期一日相逢；叙旧，网罗旧闻，纪言叙之，以温故，以溯往，以述怀，以知新。

搜寻、稽索、钩沉、抉隐，一句话，一件事，一本书，一个人，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，在琐细字间，鲜活，绽放。

走进旧时光，来一场返程之旅，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。我们相信，叙旧的过程，是唤醒记忆，省思历史，亦是安顿今者，启示未来。

张在军先生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化研究，此书广搜博引武汉大学师生在民族危亡的艰苦岁月高扬民族大义、刻苦奋进、为国为民所表现的诸多事迹。全书文字流畅、引人入胜，富有教育意义，读来毫无枯涩之感。我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获益良多。

抗日战争时期我从高小读到高中毕业，青少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四川乐山陕西街度过的，关于这条街和乐山的不少情境，至今犹铭记在心。

——吴新智（中国科学院院士）

你写的苏雪林非常生动，我小时候对她的记忆的确如你所写。对袁昌英和杨端六的描写也很正确。小时候每天上学都必须经过陕西街，从万佛寺走下来就是陕西街，走过无数次。每天经过同学郭玉瑛的家，在外面叫她，她就出来一起去上学。没有想到陕西街还出过那么多的名人！我干弟杨宏远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，当年还是个小男孩！

我觉得你写的陕西街会给许多人留下美好的记忆！

——陈小滢（陈西滢凌叔华之女）

## 目 录

1. 引子：一条街道，一段记忆
- 18 . 让庐：陕西街 49 号
- 19 . 苏雪林：课堂之外的女汉子
- 53 . 张宝龄：与苏雪林同居不同寝
- 62 . 袁昌英：上得讲堂，下得厨房
- 80 . 杨端六：从上将厅长到迁校功臣
- 98 . 凌叔华：没有陈源的日子
- 109 . 大夫第：陕西街 22 号
- 112 . 郭霖：抗战未捷身先死
- 120 . 赵师梅：教授中的“钻石王老五”
- 130 . 陈登恪：陈寅恪的“八弟”
- 138 . 赵学田：实习工厂让冯玉祥赞叹
- 147 . 方壮猷：主攻宋史，爱生如子

157. 文斗：文天祥后人，电机学专家

164. 戴铭巽：会计学界一代学人

174. 董道蕴：“御医”当校医

182. 陕西街 23 号：教授与将官共处

182. 国际刑法学家蒋思道

190. 黄炎培诗赠邓定远将军

193. 八角楼：乐西公路工程处

193. 赵祖康受命赶工

201. 工程处的专家们

212. 韩文源与“三二补训处”

233. “八二三”之劫与“八一〇”之喜

241. 后记

245. 附录：采访清单

## 引子：一条街道，一段记忆

现在从成都坐轻轨，不足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乐山（旧称嘉定）。要在民国或是清朝，比较便宜舒适的通途是坐船沿岷江而下。如果从成都东门外的大码头解缆出发，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抵乐。那时的乐山县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墙，濒临岷江。1907年，一个叫中野孤山的日本人曾经在游记中写道：“（嘉定）府城设有城门，为数颇多。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、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，而面积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。其中的安澜门、丽山门、育贤门、望洋门、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，凌云门、紫丝门、天绿门、涵春门、太平门、福泉门、水星门、三码头、二码头、大码头、人和门、平江门、承宣门、兴发门等诸门面江，嘉乐门朝北。城内建有隔墙，设有迎恩、拱辰、福泉、庆春、会江等六门。府城共有二十六道门，面江的

门就有十四道，码头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。”<sup>①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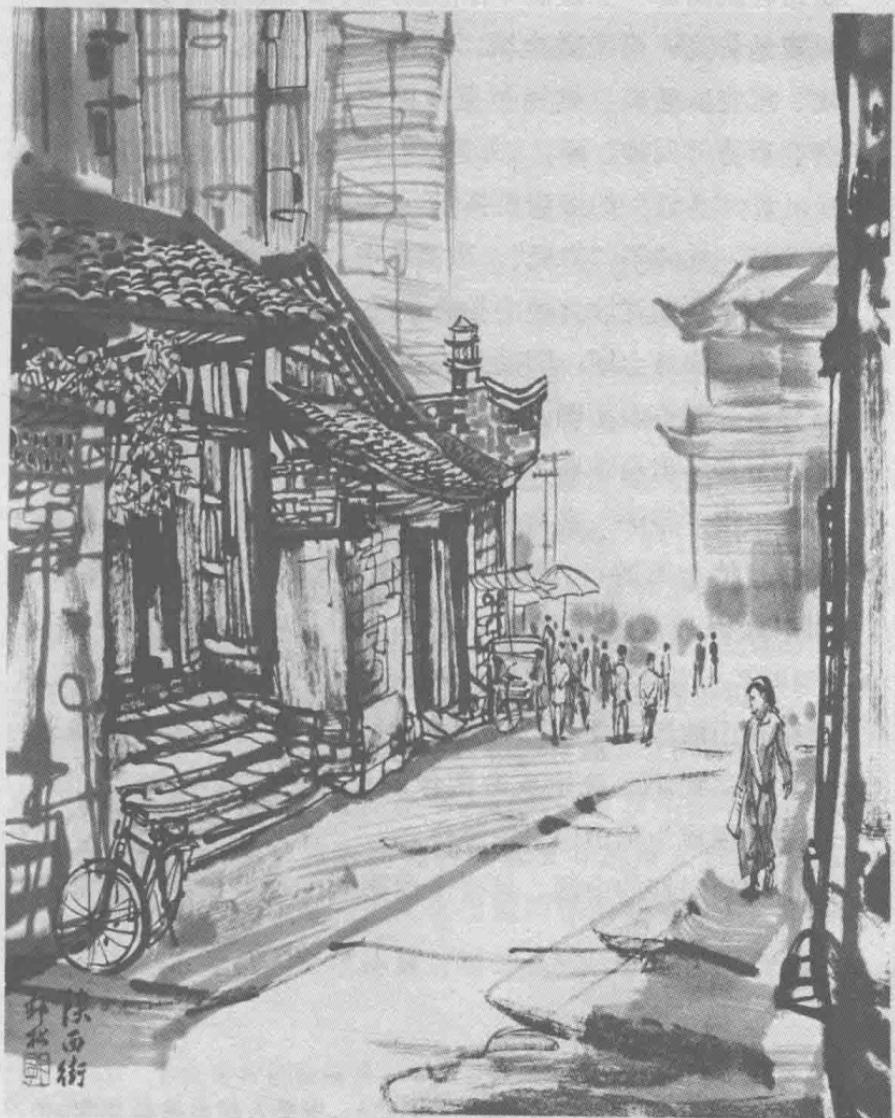
从嘉定府西南方的望洋门（俗称水西门，戏呼水稀门<sup>②</sup>）下船上岸，正对着的一条街，便是陕西街。街的北端尽头依老霄顶（高标山）西坡，曾有寺名万福寺。民国本《乐山县志》卷四载：“万福寺在高标山右。旧州志作万佛寺，建置最久。祀炎帝，城内炎帝会诸庙，推此寺为第一。寺内有公安石书程以道修城碑记，甚高大，民国十九年为驻兵移圮。”<sup>③</sup>

明清时期，乐山规模最大的庙会当数农历五月初一的炎帝会，远近闻名。傅崇矩（1875—1917）在《成都通览》中就曾记载说，当时乐山“每年炎帝会甚繁华”。一年一度的炎帝会由二十几座寺庙轮流做“会首”。乐山炎帝中有五老爷之称。泌水院的炎帝为“大老爷”；“二老爷”神名朝南五祖，庙在圣水街璵珉宫；“三老爷”神名红袍五祖，庙在半边街五圣祠；“四老爷”神名白衣五祖，庙在府街白衣庵；“五老爷”神名金花五祖，庙在县街金花庙。“大老爷”

① [日] 中野孤山著，郭举昆译：《横跨中国大陆——游蜀杂俎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66页。按，文中“丽山门”“天绿门”“紫丝门”应分别为“丽正门”“天禄门”“紫气门”，另有“得胜门”“瞻峨门”“定波门”文中遗漏了。

② 乐山城在1963年之前都无自来水，陕西街附近几条街的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从水西门码头挑取，故此段地面很少干过，一年四季都是“水稀稀”的。

③ 唐受潘修：《乐山县志》（民国二十三年刻本），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，2011年，第82页。标点为本书作者所加。



陕西街（郭劲松绘）

炎帝在陕西街尽头万福寺有行宫（炎帝本庙在泌水院），因这里地势高，可俯瞰全城，“大老爷”住此，便于镇压火灾、水灾、瘟疫，故每年炎帝神像在行宫内住十一个月。赛会后为“回神”期，“大老爷”回到本庙仅住一个月。

作“会首”的寺庙要提前一年筹办庙会事宜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挂牌子“安民”，邀请各出会菩萨届时光临；扎神宫，用于会期置放其他会抬来的菩萨；培修万年台或临时搭戏台。临近会期，即动手在寺庙内外悬挂彩旗，增添节日气氛。时至农历四月十五，主会寺庙就以“会首”身份派人分赴各出会寺庙下请帖。四月三十主会抬起菩萨上街游行，由“菩萨”亲自去请各会光临。五月初一各会菩萨纷纷被抬上街游行，陕西街热闹非凡。<sup>①</sup>到了民国时期，因军阀混战，总共只办了六次，即：1914年、1917年、1919年、1922年、1924年和1930年。<sup>②</sup>1932年正月十五，驻防乐山的国民党24军25团团长王麟生，说是要破除迷信，派兵到泌水院把炎帝塑像的头锯下绕城示众。以后，炎帝会便成为乐山历史的陈迹。

明清时期的中国，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

---

<sup>①</sup> 参见干鸣丰：《乐山城市史稿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80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乐山炎帝会概况》，《乐山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，1989年，第52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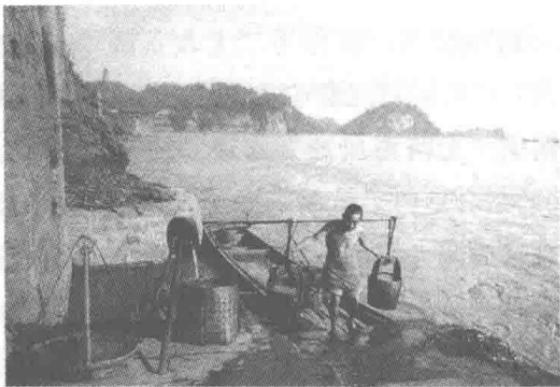
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，被称为“十大商帮”<sup>①</sup>，其中山陕商帮（即西商）以其独特的商业文化，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，有所谓“无西不成商”之说。陕商和晋商合称“西商”，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抗衡徽商等其他商帮。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，完全按照省县行政地域划分，并以联省会馆的形象运作，使之遍布全国各地，“可谓一座山陕会馆，半部商业历史”。从甘肃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、江西到云、贵、川，山陕会馆星罗棋布，完全网络化，数量多以百计，如陕西有44个，四川有38个。<sup>②</sup>由于陕商在云、贵、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，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，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“陕西街”或“陕西路”。

乐山陕西街上的山陕会馆（又名秦晋公所），建于清代，是当时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的会馆，一直保存到1949年。作为历史的载体，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，“从经济上说，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；从政治上说，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；从社会学来讲，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；从文化上说，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；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，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、祭祀神灵和偶像

---

<sup>①</sup> 十大商帮包括徽商、晋商、陕商、粤商、闽商、洞庭商、江右商、宁波商、鲁商、苏商等。可参阅王俞现：《中国商帮600年》，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杜君立：《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》，《历史的慰藉》，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37页。



民国时期的乐山水夫（拉蒂格摄）

崇拜的功能。此外，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。可以说，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、仲裁所、俱乐部、招待所、救济会、戏剧场，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。”<sup>①</sup> 所以，清末民初陕西街最大的看点就是这秦晋公所，因为这里的“会馆戏”在乐山城十分了得，常常吸引郭沫若等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娃。他们不时为争抢戏台前的高脚长凳，与人打架。郭沫若曾经在回忆中写道：

礼拜，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。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，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。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，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缘故。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，这

<sup>①</sup> 杜君立：《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》，《历史的慰藉》，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35页。

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。

吃中饭的时候，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：“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《霸王别姬》。”

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。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，《霸王别姬》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。

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，光头，松三把的长搭辫，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。——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，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。

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，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，正中和后部空着，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，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，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。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，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，戏场就因为看戏的人要争着坐凳的缘故，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。

我走进秦晋公所，戏场早已坐满了。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，他是不讲理的。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攀上去……<sup>①</sup>

接下来发生的故事，便是郭沫若大打出手，打了铁牛

---

① 郭沫若：《我的童年》，《少年时代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97—98页。

门掌码头的刘大爷和他的两个弟兄。他在回忆时说：“像这样倚仗人多势众的在戏场内惹是生非，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，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。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，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。这儿不消说是含了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社会经济的变革。”再后来，“经受学生的捣乱、行帮的溃崩、常设戏园的吸引，封建制度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”<sup>①</sup>。

到了抗战时期，陕西街由于内迁机构的增多而热闹起来。首先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到来，著名的才女作家苏雪林一家住进了陕西街，从1938年春到1946年夏，住了整整八年时间。期间，1942年夏天，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一家（包括长女杨静远<sup>②</sup>、次子杨弘远<sup>③</sup>），还有韦从序<sup>④</sup>教授也

---

① 郭沫若：《我的童年》，《少年时代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99—100页。

② 杨静远（1923—2015），湖南长沙人。翻译家、作家。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，硕士。主要译著有《勃朗特姐妹全集》《杨柳风》《彼得·潘》等。

③ 杨弘远（1933—2010），我国著名植物学家。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，主持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发育生物学重大课题，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。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。

④ 韦从序，号仲殷，安徽舒城人。东南大学毕业，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研究两年、大学学院研究院研究一年。历任安徽省立第一乡农师范学校校长、安徽省教育厅督学。抗战时期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，抗战胜利后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。后赴台湾，任政治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。

搬来和苏雪林同住一栋楼。一年后，凌叔华搬到了万佛寺边上。“珞珈三女杰”又聚集在一起，成了“乐山三女杰”。杨端六之女杨静远，在一篇记述干妈凌叔华的文章中这样写道：

八年抗战的最后两年，我家和苏雪林先生家同住陕西街尾端一所名叫“让庐”的宅院里。街的尽头，登上几层台阶，就是干妈住的万福寺宿舍排房，那时干爹已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务，干妈带着独生女小滢留在乐山。三位女作家成为紧邻，又经常聚谈文学，兼互诉物价腾飞之苦。她们从战前最高学府优裕而风雅的教授生活，跌落到了大后方小城里“越教越穷”的穷教师生涯的地步。但生活担子并没有压倒三位已过中年、却仍意气风发的女作家。尽管手头日渐拮据，干妈仍抑制不住对中国古文物的迷恋，重金买下了一只三国时代的铜鼓。苏先生和我母亲在教务繁忙和柴米油盐缠身之余，仍笔耕不辍。我母亲继《山居散墨》之后，又出版了散文集《行年四十》。干妈虽无公职在身，却也没闲着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她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，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——《古歌集》（《古韵》）。不过，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杨静远：《凌叔华和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，高艳华编：《忆旧》，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01页。